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九十

史部

晉書卷六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

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於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

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
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
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
己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
耳惲曰龍驤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
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
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
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

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遂降於濬
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
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
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
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
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
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
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侯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

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
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竝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
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為使
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顓嵩謨
顓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為參
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
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

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
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
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
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耻盡忠言嘉謨
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
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為新
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疑在侍中戴邈
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

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疑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竝隆

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
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
之佐齊桓衰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
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也始田氏
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閹弱之
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
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為天人所相

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

有天人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嶠興復舊物
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
梟天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廩未充梓宮沉淪
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
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為安以
踈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
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
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亡

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
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
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其過悟逆旅之
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為宗廟無
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
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顛而使人弔嵩嵩曰
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
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顛橫

遇禍意恆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
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
於市誦經云

謨以顛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
而未及顛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曰臣兄顛昔蒙先
帝顧盼之施特垂表啟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管朝政
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
與陛下揖讓抗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

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直醜正身陷極
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顛之云亡誰不痛心
况臣同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
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
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顛息閔得充近侍
臣時面啟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壺庾亮並侍
御座壺云事了當論顯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
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况顛忠以衛

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違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
封加贈褒顯之言不知顓有餘責獨負殊恩為朝廷急
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重用哀歎者也
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顓
官謨歷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
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

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臣
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
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
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
穎以馥守河南尹李珍上官已等奉清河王暉為太子
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暉令馥與上官已合軍
馥以已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
之謀泄為已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已為張方所敗

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領軍
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
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
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
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
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
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
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

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二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
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峭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
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
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
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
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
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

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

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

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
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
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
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
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
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
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
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
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馥已為
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
曰楊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
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
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為司隸部從事校尉石
鑿深器之東海王越為侍中引為通事令史累遷陽平
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叅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
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
王又為驃騎將軍以晞為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
以為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
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
討之命晞為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為柵以自守晞將

至頓兵休士先遣單車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
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
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
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
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
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
從母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
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
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
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讎耻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
滔等說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
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
號晞必悅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

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
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
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
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
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
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
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

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
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
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
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
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為國藩
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
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為社稷之憂
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

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
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
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
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
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
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
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榮
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

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
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思累息晞
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
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
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
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
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會王彌遣曹疑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疑衆轉盛

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
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
疑追至東山部衆皆降疑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
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
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
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
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
播太僕繆盾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

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
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圯隔方貢乖
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
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
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
室以盡臣禮而滹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
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
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

守局東嶠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齋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

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
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
思盡諸宜善建弘畧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晞表曰
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
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
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
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
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

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
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臯間獲晞使果得詔
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
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瑄為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
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會
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
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
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

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
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
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
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
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
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
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
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

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輦病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

執蹄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蹄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為留府長史永嘉中厯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

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祇

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
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
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
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
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
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
於相逼也尋洛郡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
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

敦都督甘卓周訪宗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
三代祖廡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祕書郎建威將
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
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
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謚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
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
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
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

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

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
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
王顥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
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
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
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
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
顥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

劉弘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賤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捐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况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况命

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
戮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
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
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
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
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
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
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遂范陽當討之誠明同

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
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
亦伐鼓即戎勦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
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
鈞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於
今當何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
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舍垢
匿瑕忍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

大德也苟宗忠怒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
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
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
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耻同儕自為
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范陽王虢欲代
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虢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
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
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非然喬亦不得

以虢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
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
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旦為逆翩其反
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
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
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為害轉深
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獸交鬪自效於
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

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
伐之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
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間王顥方距關東倚喬為助
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
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
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
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
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

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
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
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
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
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

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
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
其言出為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
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勲庸而祖宣獻策
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係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
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社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
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
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
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
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
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為戎首未識行藏
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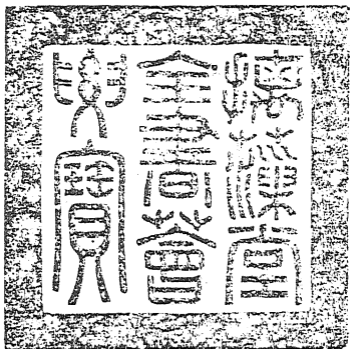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
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荀晞傳龔行天罰○龔監本誤襲今從閣本改正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謹案卷六十第二十五頁前三行糾合義衆刊本
合訛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騰錄監生臣李青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二

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九十一

史部

晉書卷六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

著名年三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謐叅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羣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羣為皇太子琨為羣詹

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

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
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
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
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邑
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
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
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
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

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韃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

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
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
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
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
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
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
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
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

初單于猗也。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

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
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
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
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
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
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
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
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為元

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為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
說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
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
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
因敗為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
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
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
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

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
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
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
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
姿日茂睿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
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
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
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豪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

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為朝羞昔申胥不徇栢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讐所謂天地之施

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
斬趙丹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馮陵輦轂人神
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
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緄總
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
金鼓振於河曲峻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
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
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

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
博陵公浚受其偽和為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
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
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
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
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
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為計闕伺間隙寇
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

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為伍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怔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

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
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
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
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
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
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
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

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
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
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眾赴之從
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
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
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
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
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讐恥豈可猥當

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啣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

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

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
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
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
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
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
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
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
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

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
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
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
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
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
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為

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
登之事用以激謔謔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
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
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
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
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為匹磾
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
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己遂

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
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恥不雪無以下見二
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
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
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
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
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
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

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
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鑿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
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
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
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群
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之地四塞為
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為

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
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
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
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
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
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
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
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陞

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
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
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
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
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
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
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

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遼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
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
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
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
其從叔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
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
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
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

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
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
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
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
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
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闖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
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踣蹶亂亡之際夾肩異
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猶不

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

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畧之臣
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之
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
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
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睿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
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
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

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克負
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
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
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
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
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
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

曰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
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
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
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
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
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眾奉羣依末波溫嶠前
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

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
名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
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
龍滅遼西羣及譙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為
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
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
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譙等十餘人
而已

興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萑萑與秀不協復以興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興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興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興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眾興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

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
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
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
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
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
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
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
虓既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

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
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
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
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
輿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
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
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
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遼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論

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

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
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
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
邵續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屯厭次被害弟胤為
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
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啟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
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
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

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元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

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
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
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
聞荒雞鳴踈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
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
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
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
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

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
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
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
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眾共
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為行主達泗口元
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

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輒擁護
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
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
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
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
等為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沉溺之士欣於
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
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

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

直趣遯幕軍士大亂遯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遯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遯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遯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遯遂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遯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遯遯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遯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遯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遯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

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為
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
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
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
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
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
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
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

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

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

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

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

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

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

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盛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遼復為遼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己
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遼馳使和解之示以禍
福遂受遼節度遼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遇之
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
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

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
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
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
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
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
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
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

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
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
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
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
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
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
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閔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
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

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

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
五穀皮耶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
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
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
疏救焉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
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
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
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

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
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
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
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
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
自彊不息也况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
濟何必圍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
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

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
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
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
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
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
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
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

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為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

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
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蹠引少則為清廉
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
因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
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
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謚之館借箸馬倫
之幕當于是日寔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

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跣弛易情各運竒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啟戎心越石區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圉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

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蹠汾
晉契濶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竒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磾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杯或作桮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苟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也○稚監本作雅又道訛作遵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蓬關與此小異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二

史部

晉書卷六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

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為
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
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
續子乂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
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為督護
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
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
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

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季

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

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
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
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眾
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
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
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
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
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

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
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
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
禹出於西羗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
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
首神化恥隔皇風而况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叩
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
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

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
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輒
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
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
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
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
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
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

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

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
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
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
率眾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
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
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為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
藩薈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
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眾襲

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

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

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

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
暢也帳中得聰書敕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
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
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
十萬屯孟津北岬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
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
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
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

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斬準乃起兵殺

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
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
幽沒虜庭輒率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
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
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
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
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竝屯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

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

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

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

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

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

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畧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

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

臾退軍堦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

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
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
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
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
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
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
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
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

矩默大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息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

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
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
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
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
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
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

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
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
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
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鴛諫曰
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
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
銀各一簾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

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
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
討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
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
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
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
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
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

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

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
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
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
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
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
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
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
文鴛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

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
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鄆前捉文鴛文鴛戰自
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
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
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
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
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

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
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
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
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
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鴛亦遇鴆死惟末杯
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
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
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

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
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
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
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在入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雋
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雋遣慕容恪擊之
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

顯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

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

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宏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竝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

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
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
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
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
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
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
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
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

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

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
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
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
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
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
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恩戰敗矩轉感
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
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

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
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
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
默為右衛將軍趙盾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
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
奔郤鑿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
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
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

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楨曰
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
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楨曰所
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楨時楨被詔免
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恠之初默之
被徵距蘓峻也下次尋陽見楨楨參佐張滿等輕默保
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楨臘日餉默酒一器狔一頭默

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
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
與肩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
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
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
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肩肩將吏欲距默默
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肩
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肩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

大逆傳脗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脗女及諸
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還停脗故府招桓宣王
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
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
脗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
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脗首詔庾亮助侃
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

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元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

寡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
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豈宜至此段匹
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
廷自蘓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
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
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眾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猶段末波與末杯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謹案卷六十二第一頁前六行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刊本靖訛靜據毛本改

第五頁前八行臣聞晉文以卻穀為元帥刊本穀訛穀據左傳改

第五頁後二行咸有敦詩說禮之德刊本說訛說據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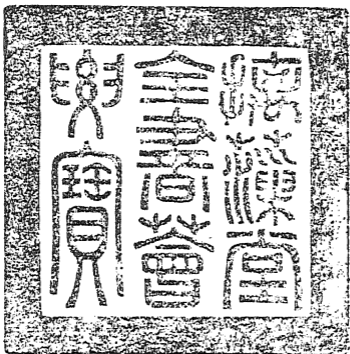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二行握中有懸壁刊本握訛幄據文選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邊萌頓仆刊本仆訛朴據北監
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七行獨禦鯨鯢之銳刊本鯨鯢作
鯨鯢今改

卷六十三第十八頁後四行乃大赦天下刊本大
訛天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沈心醇